

章氏星期講演會記錄第二期

白話與文言之關係

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刊行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

四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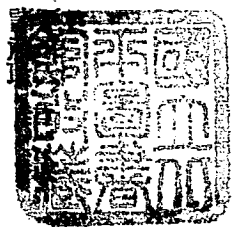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中央圖書館

白話與文言之關係

章太炎先生講演

弟子

吳契雲



白話文言。古人不分。尙書直言。

見七略

而讀應爾雅。

見漢書藝文志

其所分者。非白

話文言之別。乃修飾與不修飾耳。尙書二十九篇。口說者皆詰屈聱牙。敘事則不然。堯典顧命。文理明白。盤庚康誥酒誥洛誥召誥之類。則艱澀難讀。古者右史記言。左史記事。敘事之篇。史官從容潤飾。時間寬裕。頗加斟酌。口說之辭。記於匆卒。一言既出。駟不及舌。記錄者往往急不及擇。無斟酌潤飾之功。且作篆之遲。遲於真草。言速記遲。難免截去語助。此異於敘事者也。商周口語。不甚修飾。至春秋戰國則不然。春秋所錄辭命之文。與

戰國時蘇秦張儀魯仲連之語。甚見順適。所謂出辭氣斯遠鄙倍者。不去語助。自然文從字順矣。蘇張言文合一。出口成章。當時遊說之士。殆無不然。至漢。漢書載中山靖王入朝。聞樂涕泣。口對之辭。宛然賦體。可見言語修飾。雅擅辭令。於漢猶然。是以漢時有譏人不識字者。未聞有譏人文理不通者。赤眉之樊崇。蜀將之王平。識字無多。而文理仍通。自晉以後。言文漸分。世說新語所載阿堵甯馨。卽當時白話。然所載尙無大異於文言。惟特殊者有異耳。隋末士人。尙能出口成章。當時謂之書語。文帝受周之禪。與舊友榮建緒商共享富貴。榮不可去之。後入朝。帝問悔否。榮曰。臣位非徐廣。情類楊彪。文帝曰。我雖不解書語。亦知卿此言爲不遜。見隋書榮毗傳文帝不讀書。故云不解書語。李密與字文化及戰時。其對化及之詞。頗似一篇

檄文。化及聞而默然。良久乃曰。共爾作相殺事。何須作書語耶。見隋書李密傳可
見士人口語。卽爲文章。隋唐尙然。其後乃漸衰耳。傳燈錄記禪家之語。宋
人學之而成語錄。其語至今不甚可曉。至水滸傳乃漸可解。由是白話文
言。不得不異其途轍。今人思以白話易文言。陳義未嘗不新。然白話究能
離去文言否。此疑問也。白話亦多用成語。如水落石出與狐謀皮之類。不
得不作括弧。何嘗盡是白話哉。且如勇士賢人。白話所無。如欲避免。須說
好漢好人。好漢好人。究與勇士賢人有別。元時徵求遺逸。詔謂徵求有本
領的好人。當時薦馬端臨之狀曰。尋得有本領的好人馬端臨。見文獻通考序今
人稱有本領者曰才士。或曰名士。如必改用白話。亦必曰尋得有本領的
好人某某。試問提倡白話之人。願意承當否耶。以此知白話意義不全。有

時仍不得不用文言也。

昌黎謂凡作文字。宜略識字。學問如韓。只求略識字耳。識字如韓已不易。然僅曰略識字。蓋文言只須如此也。余謂欲作白話。更宜詳識字。識字之功。更宜過於昌黎。今世作白話文者。以施耐庵曹雪芹爲宗師。施曹在當日。不過隨意作小說耳。非欲于文苑中居最高地位也。亦非欲取而代之也。今人則欲取文言而代之矣。然而規模格律。均未有定。果欲取文言而代之。則必成一統系。定一格律。然後可。而識字之功。須加昌黎十倍矣。何者。以白話所用之語。不知當作何字者。正多也。今通行之白話中。鄙語固多。古語亦不少。以十分分之。常語占其五。鄙語古語復各占其半。古書中不常用之字。反存於白話。此事邊方爲多。而通都大邑。亦非全無古語。夫

所謂白話者。依何方之話爲準乎。如曰首都。則昔在北而今在南。南京北京。語言不同。不僅此也。敘事欲聲口畢肖。須錄當地方言。文言如此。白話亦然。史記陳涉世家。夥頤。涉之爲王沈沈者。夥頤沈沈。皆當時鄙俗之語。不書。則無以形容陳客之豔羨。欲使聲口畢肖。用語自不能限於首都。非廣采各地方言不可。然則非深通小學。如何成得白話文哉。尋常語助之字。如焉哉乎也。今白話中焉哉不用乎也。尙用。如乍見熟人而相寒暄。曰好呀。呀卽乎字。應人之稱曰是唉。唉卽也字。夫字文言用在句末。如必子之言夫。卽白話之罷字。輕唇轉而爲重唇也。矣轉而爲哩。說文曰聲之字。或从里聲。相或作裡。可證其例乎也。夫矣四字。僅聲音小變而已。論理應用乎也夫矣。不應用呀唉罷哩也。又如抑揚之詞。肆訓甚。詩崧高其風肆

好。卽其風甚好。今江浙語稱甚冷甚熱曰冷得勢熱得勢。其實乃肆字也。古語有聲轉之例。肆轉而爲殺。夏小正狸子肇肆。肆殺也。今人言殺似殺好。忒殺。殺皆甚意。又今天津語謂甚好曰好得况。况亦古音古字。詩出車僕夫况瘁。况亦甚也。又如贊歎之詞。南京人見可驚者開口大呼曰乖乖了不得。乖乖卽傀傀。說文。傀。偉也。四川胥吏錄供。造張目哆口卷舌而不發聲之字曰囁。囁卽咄咄怪事之咄。如白話須成格律。有系統。非書正字不可。則此等字。安得不加意哉。又如形容異狀之詞。今江浙人稱行步兩足不能相過曰墊脚走。墊應作繫。春秋衛侯之兄繫。繫穀梁作輒。說爲兩足不能相過。繫從執聲。故變而爲墊音也。今語喉破發聲不亮曰沙。禮記內則鳥鵲色而沙鳴。若嚴格言之字應作嘶。漢書王莽傳。莽大聲而嘶。嘶

正字。沙假借字也。今南方呼曲背曰呵腰。北方曰哈腰。實卽亞字。說文。亞象人局背形。音變而爲哈。又變則爲呵矣。又如動作加人之詞。今上江稱追奔曰搶。實當作躡。聲轉而爲搶矣。弔挂之弔。與弔喪意無關。一切經音義引方言。ㄩ。懸也。窗鉤亦曰了。ㄩ。音如弔。弔挂之弔。正應作ㄩ耳。又北人語打謂奏。至東三省。則官廳叱責人犯亦曰奏五百奏一千。此字正應作塾。說文。塾。引擎也。江南語以荊條或竹篠擊人謂之抽。抽亦塾字。又北方人稱斬曰砍。此字不知何以从石。唐末已有此語。書止作坎。宋人筆記載朱溫遣人相地。久而未至。溫大怒。既至。問之曰。乾上龍尾。溫入。人謂之曰。爾若非乾上龍尾。已坎下驢頭矣。其實坎應作戔。說文。戔。殺也。其字後人亦作戔。西伯戡黎。舊正作戔也。唐人言坎。不知其語之來歷。後遂妄作

砍字。如此之類。白話不定統系格律卽已。如須定統系。明格律。則非寫正不可。故曰。欲作白話文者。識字應過於昌黎也。

要之。白話中藏古語甚多。如小學不通。白話如何能好。且今人同一句話。而南與北殊。都與鄙異。聽似一字。實非一字。此非精通小學者斷不能辨。如通語言不。江南浙江曰弗。公羊僖二十六年傳注。弗者。不之深也。弗不有異矣。有無之無。江南一帶曰無不。無古音如模。變爲是音。而通語則言沒。實卽論語陽貨末之也已之末。無與末又異矣。又北人言去。如開之去聲。實乃劫字。與通語曰去者義同而字異。又如打字。歐陽永叔歸田錄。歷舉其不可解之處。打本音宅耕切。不知何以變爲打字。作德下切。且打鐵打釘。稱打則可。今製一物件曰打。每一動作輒曰打。如打坐打拱。打於何

有。歐公頗以爲非。余謂宅耕切之打字。依音理不能變作德下切。今揚州鄙人呼此音如鼎。江南浙西轉如黨。此實打之音變也。而通語作德下切者。乃別一字。按搗字。說文作筴。乃舌上音。古無舌上。唯有舌頭。故搗音變爲德下切。正字當作筴。聲轉則爲筴。說文。筴。筴也。音當割切。又轉而爲撻。皆一語之變也。至於打量之打。字應作嫪。說文。嫪。量也。音朶。轉爲長音。卽曰打矣。是故不詳識字。動筆卽錯。其所作之白話文。乃全無格律之物。欲使白話登於文苑。則識字之功宜何如。

古人深通俗語者。皆研精小學之士。顏之推在益州。與數人同坐。初晴。見地下小光。問左右是何物。一蜀豎就視。云是豆逼耳。皆不知何謂。取來。乃小豆也。蜀土呼豆爲逼。時莫之解。之推云。三蒼說文。皆有皂字。訓粒。通俗

文音方力反。衆皆歡悟。

見顏氏家訓勸學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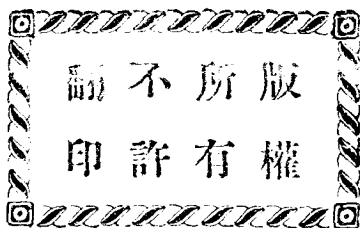
其孫師古作匡謬正俗。人問礪刀使利

曰略刃。何故。師古曰。爾雅。略。利也。故礪刀曰略刃。以顏氏祖孫小學之功

如此。方能盡通鄙語。其功且過昌黎百倍。余謂須有顏氏祖孫之學。方可信筆作白話文。余自揣小學之功。尙未及顏氏祖孫。故不敢貿然爲之。今有人誤讀爲絺爲綌作爲希爲谷。而悍然敢提倡白話文者。蓋亦忘其顏之厚矣。

中華民國廿四年五月廿壹日收到





定價大洋壹角

章氏星期講演會出版

蘇州錦帆路五十號

寄售處國學小書堆

蘇州五卅路

文新印書館承印

蘇州景德路七十六號

10

004047

11